

T 9150/3838c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9 1953



正道  
門學  
圖書

亦九八五

廣記中舊事。改易姓名以欺之。  
亦不復辨。由此觀之。則二書跋  
蓋亦多矣。惟五筆係生平睹  
記。摭綴奚囊。久而成集。徃徃傳  
信。後代博雅之士。亟稱是書。有  
以哉。昔趙和仲嘗言。知古莫如



洪景盧知今莫如陳君舉。讀五  
筆所記。寧獨知古已耶。是書向  
無佳刻。得者復不能全。馬巽甫  
博學好古。彙而梓之。兼精心慧  
識。長於較讎。魯魚亥豕。考核再  
四。人亦有言。訛如落葉。掃而愈

有。巽甫茲刻。吾知免夫。其有功  
載籍。豈淺鮮耶。余喜而爲之序。  
古勾章謝三賓撰





# 序

## 容齋隨筆五集總序

知贛州寺簿洪公伋以書來曰從祖文敏公由  
右史出守是邦今四十餘年矣伋何幸遠繼其  
後官閒無事取文敏隨筆記錄自一至四各十  
六卷五則絕筆之書僅有十卷悉鋟木于郡齋  
用以示邦人焉想像抵掌風流宛然如在公其  
爲我識之僕頃備數憲幕留贛二年至之日文  
敏去才旬月不及識也而經行之地筆墨飛動  
人誦其書家有其像平易近民之政悉能言之



有訴不平者如訴之於其父而謁其所欲者如謁之於其母後十五年文敏爲翰苑出鎮淞東僕適後至濫吹朝列相隔又旬月竟不及識而與其子太社樸其孫參軍偃相從甚久得其文愈多而所謂隨筆者僅見一二今所有大半出於淞東歸休之後宜其不盡見也可以稽典故可以廣聞見可以證訛謬可以膏筆端實爲儒生進學之地何止慰贛人去後之思僕又嘗于陳日華擘畫得夷堅十志與支志三志及四志之

二共三百二十卷就摘其間詩詞雜著藥餌符呪之屬以類相從編刻于湖陰之計臺疏爲十卷覽者便之僕因此搜索志中欲取其不涉神怪近於人事資鑒戒而佐辯博非夷堅所宜收者別爲一書亦可得十卷俟其成也規以附刻于章貢可乎寺簿方以課最就持憲節威行谿洞折其萌芽民實陰受其賜願少留於此他日有餘力則經紀文敏之家子孫未振家集大全恐馴致散失再爲收拾實難今盤洲小隱二集



士夫珍藏墨本已久獨野處未焉寺簿推廣隨  
筆之用心願有以亟圖之可也嘉定壬申仲冬  
初吉寶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提舉隆興府王  
隆萬壽宮臨川何異謹序

容齋隨筆五集舊序

書必合乎名教君子有所取而讀者要非無益  
之言也夫天下之事萬有不齊而可以憑藉者  
理之正事不一而理有定在猶百川萬折必歸  
於海否則涉於荒唐繆悠絕類離索以盲瞶人  
之耳目者在所不取古今馳聲於墨札之場者  
噓英吐華爭相著作浩渺連鱸策氏藉名不可  
紀極嗜博者亦必珎如拱璧而把玩之不輟焉  
文敏公洪景盧博洽通儒爲宋學士出鎮浙東



歸自越府謝絕外事聚天下之書而徧閱之搜  
悉異聞考覈經史捃拾典故值言之最者必札  
之遇事之奇者必摘之雖詩詞文翰曆識卜醫  
鈎纂不遺從而評之參訂品藻論議雌黃或加  
以辯證或繫以讚繇天下事爲寓以正理殆將  
畢載積廿餘年率皆成書名曰隨筆謙言順筆  
錄之云爾加以續筆三筆四筆絕於五筆莫非  
隨之之意總若干萬言比所作夷堅志支志盤  
洲集踴有正趣可勸可戒可喜可愕可以廣見

聞可以證訛謬可以祛疑貳其於世教未嘗無  
所裨補予得而覽之大豁襟抱洞歸正理如躋  
明堂而胸中樓閣四通八達也惜乎傳之未廣  
不得人挾而家置因命紋梓播之方輿以知博  
雅之君子而凡志於格物致知者資之亦可以  
窮天下之理云弘治戊午冬十月旣望巡按河  
南監察御史沁水李瀚書



容齋隨筆五集舊序

重刻容齋隨筆紀事  
元調少時就童子試於松江郡將堂邑許公通  
經學古人也一語意合或旬日再三召恒坐列  
肆中以待門啓而入有鬻容齋隨筆者取閱一  
二則喜其聞所未聞千錢易之然猶未悉容齋  
之爲何等人隨筆之爲何等書也歸以告本師  
子柔先生先生曰此宋文敏洪公之所著書其  
考据精確議論高簡讀書作文之法盡是矣又  
曰吾向從丘子成先生見此書而不全汝亟取



以來吾將卒業焉。又曰：考據議論之書，莫備於兩宋。然北則三劉沈括，南則文敏兄弟、歐曾輩，似不及也。元調謹受教，日夕浸灌其中，行李往來未嘗不挾與之俱。壬子秋寓長干，報恩僧舍得略識一時知名士，每集必數十人，論及古今成敗及文章得失，忿爭不決者，元調輒片言以解。此書之助爲多，閒以示玉繩。周子讀之，盡卷惘然曰：古人學問如是，吾儕窮措大，縱欲畱意，顧安所得書？又安所得暇日乎？雖然，吾來年將

舘丹陽荆氏君遊踪，務相近頗載所藏書借我。已而周子入翰林爲修撰，寄語子：今不患無書可讀矣。周子謝不敏，報書吾則未暇畱以待子，蓋戲之也。自後讀隨筆漸熟，又推其意以漸讀他書，如執權度稱量萬物，爽者鮮矣。每逢同儕必勸令讀是書，而傳本甚少，慨然欲重梓以公同好。去年春明府勾章謝公刻子柔先生等集，工匠稿不應手，屢欲散去。元調寔董較勘，始謀翻刻，以寓羈縻，而所蓄本未免舛訛。適丘子成



先生家鬻舊書得向不全本攷其序乃弘治中  
沁水侍御李公瀚所刻又從友人沈子誨借得  
殘落數卷會之良合然舛訛較所蓄本尤多參  
伍是正爲改定千餘字仍闕其疑明府公遂爲  
之序復紀其重刻之故以告我後人嗟乎二十  
年之間曩時相與讀是書者遭逢  
聖明當古平章軍國之任元調獨窮老不遇啜  
粥飲水優游江海之濱聊以整頓舊書爲樂事  
曾不得信其舌而奮其筆何廷落之甚也上有  
稷卨下有巢由道並行而不相悖均之爲太平  
之象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崇禎三年三月朔嘉  
定馬元調書於儻居之紙窻竹屋



刻容齋隨筆紀事

容齋隨筆目錄

第一卷

二十五則

歐率更帖

羅處士誌

唐平蠻碑

半擇迦

六十四種惡口

八月端午

贊公少公

郭璞葬地

黃魯直詩

禹治水

敕勒歌

淺妄書

五臣注文選

文煩簡有當



地險

史記世次

解釋經旨

坤動也剛

樂天侍兒

白公詠史

十年為一秩

裴晉公禊事

司字作入聲

樂天新居詩

黃紙除書

白用杜句

唐人重服章

詩識不然

青龍寺詩

第二卷

二十四則

唐重牡丹

長歌之哀

韋蘇州

古行宮詩

隔是

張良無後

周亞夫

漢輕族人

漏泄禁中語

田叔

孟舒魏尚

秦用他國人

曹參趙括

信近於義

剛毅近仁

忠恕違道

求為可知

里仁



漢采衆議

漢母后

田千秋郵暉

戾太子

灌夫任安

單于朝漢

第三卷 二十一則

進士試題

儒人論佛書

和歸去來

四海一也

李太白

太白雪讒

冉有問衛君

商頌

俗語有所本

鄱陽學

國忌休務

漢昭順二帝

三女后之賢

賢父兄弟第

蔡君謨帖

親王與從官往還

三傳記事

張嘉貞

張九齡作牛公碑

唐人告命

典章輕廢

第四卷 二十三則

張浮休書

温公客位榜

李頎詩

詩中用茱萸字



鬼宿度河

府名軍額

馬融皇甫規

孟蜀避唐諱

翰苑親近

寧馨阿堵

鳳毛

牛米

石鼓歌過實

送孟東野序

噴嚏

野史不可信

謗書

王文正公

晉文公

南夷服諸葛

二疏贊

李宓伐南詔

浮梁陶器

第五卷

二十五則

漢唐八相

六卦有坎

晉之亡與秦隋異

上官桀

金日磾

漢宣帝忌昌邑王

平津侯

韓信周瑜

漢武賞功明白

周召房杜

三代書同文

周世中國地

李後主梁武帝

詩什



易舉正

其惟聖人乎

易說卦

元二之灾

聖人汗

廿舟卅字

字省文

負劍辟咎

國初人至誠

史館玉牒所

稗沙門

第六卷

十九則

建武中元

帶職人轉官

上下四方

魏相蕭望之

姓氏不可考

畏無難

綠竹青青

孔子欲討齊

韓退之

誕節受賀

左氏書事

狐突言詞有味

宜髮

邾文公楚昭王

杜棕

唐書世系表

魯昭公

州縣失故名

嚴州當為莊

第七卷

十八則



孟子書百里奚

韓柳為文之旨

李習之論文

魏鄭公諫語

虞世南

七發

將軍官稱

北道主人

洛中盱江八賢

王導小名

漢書用字

姜嫄簡狄

羌慶同音

佐命元臣

名世英宰

檀弓誤字

薛能詩

漢晉太常

第八卷

十五則

諸葛公

沐浴佩玉

談叢失實

石磬

陶淵明

東晉將相

賞魚袋

浯溪留題

皇甫湜詩

人物以義為名

人君壽考

韓文公佚事

論韓公文

治生從宦

真宗末年



第九卷 二十八則

霍光賞功

尺種取半

漢文失材

陳軫之說踈

顏率兒童之見

皇甫湜正閨論

簡師之賢

老人推恩

唐三傑

忠義出天資

劉歆不孝

漢法惡誕謾

漢官名

五胡亂華

石宣為彗

三公改他官

帶職致仕

朋友之義

高科得人

辛慶忌

楚懷王

范增非人傑

翰苑故事

唐揚州之盛

張祜詩

古人無忌諱

宰我不詐

李益盧綸詩

第十卷 二十則

楊彪陳羣

袁盎温嶠

日飲亡何

爰盎小人



唐書判

古彝器

玉藻杜鵑

禮寺失職

徐凝詩

梅花橫參

致仕之失

南班宗室

省郎稱謂

水衡都尉二事

程嬰杵臼

戰國自取亡

臨敵易將

司空表聖詩

漢丞相

冊禮不講

第十一卷 十六則

將帥貪功

漢二帝治盜

漢唐封禪

漢封禪記

楊虞卿

屯蒙二卦

漢誹謗法

誼向觸諱

小貞大貞

唐詩戲語

何進高獻

南鄉掾史

漢景帝忍殺

燕昭漢光武之明

周南召南

易中爻

第十二卷 十八則



利涉大川

光武棄馮衍

恭顯議蕭望之

鼂錯張湯

逸詩書

刑罰四卦

巽為魚

三省長官

王珪李靖

虎夔藩

曹操用人

漢士擇所從

劉公榮

元豐官制

耳餘袁劉

周末存國

曹操殺楊脩

古人重國體

第十三卷 十八則

諫說之難

韓馥劉璋

蕭房知人

俞似詩

吳激小詞

君子為國

允為羊

晏子揚雄

一以貫之

裴潛陸侯

拔亡為存

孫吳四英將

東坡羅浮詩

魏明帝容諫

漢世謀於眾

國朝會要



孫臏滅竈

蟲鳥之智

第十四卷 十七則

張文潛論詩

漢祖三詐

有心避禍

蹇解之險

士之處世

張全義治洛

博古圖

士大夫論利害

舒元輿文

絕唱不可和

贈典輕重

揚之水

李陵詩

大曲伊涼

元次山元子

次山謝表

光武仁君

第十五卷 十九則

張文潛哦蘇杜詩

任安田仁

杜延年杜欽

范曄作史

唐詩人名不顯者

蘇子由詩

呼君為爾汝

世事不可料

蔡君謨帖語

孔氏野史

有若

張天覺為人



為文論事

連昌宮詞

二士共談

張子韶祭文

京師老吏

曹操唐莊宗

雲中守魏尚

第十六卷 十九則

文章小伎

三長月

兄弟直西垣

續樹萱錄

館職名存

南宮适

吳王殿

王衛尉

前代為監

治盜法不同

和詩當和意

稷有天下

一世人材

王逢原

吏文可笑

靖康時事

并韶

識緯之學

真假皆妄



容齋隨筆目錄

容齋隨筆卷第一

二十九則

予老去習懶讀書不多意之所之隨即紀錄  
因其後先無復詮次故目之曰隨筆淳熙庚  
子鄱陽洪邁景廬

歐率更帖

臨川石刻雜法帖一卷載歐陽率更一帖云年  
二十餘至鄱陽地沃土平飲食豐賤衆士往往  
湊聚每日賞華恣口所須其二張才華議論一  
時俊傑殷薛二侯故不可言戴君國士出言便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是月旦蕭中郎頗縱放誕亦有雅致彭君摘藻  
特有自然至如閣山神詩先輩亦不能加此數  
子遂無一在殊使痛心茲蓋吾鄉故實也

### 羅處士誌

襄陽有隋處士羅君墓誌曰君諱靖字禮襄陽  
廣昌人高祖長卿齊饒州刺史曾祖弘智梁殿  
中將軍祖養父靖學優不仕有名當代碑字畫  
勁楷類褚河南然父子皆名靖爲不可曉拓拔  
魏安同父名屈同之長子亦名屈祖孫同名胡  
人無足言者但羅君不應爾也

### 唐平蠻碑

成都有唐平南蠻碑開元十九年劔南節度副  
大使張敬忠所立時南蠻大酋長染浪州刺史  
楊盛顛爲邊患明皇遣內常侍高守信爲南道  
招慰處置使以討之拔其九城此事新舊唐書  
及野史皆不載肅宗以魚朝恩爲觀軍容處置  
使憲宗用吐突承瓘爲招討使議者譏其以中  
人主兵柄不知明皇用守信蓋有以啓之也裴



光庭蕭嵩時爲相無足責者楊氏苗裔至今猶連晟字云

### 半擇迦

大般若經云梵言扇搥半擇迦唐言黃門其類有五一曰半擇迦搥名也有男根用而不生子二曰伊利沙半擇迦此云妬謂他行欲即發不見即無亦具男根而不生子三曰扇搥半擇迦謂本來男根不滿亦不能生子四曰博叉半擇迦迦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五曰留拏半擇迦

此云割謂被割刑者此五種黃門名爲人中惡趣受身處搥音丑皆反

### 六十四種惡口

大集經載六十四種惡口之業曰麤語軟語非時語妄語漏語大語高語輕語破語不了語散語低語仰語錯語惡語畏語吃語諍語調語誑語惱語怯語邪語罪語啞語入語燒語地語獄語虛語慢語不愛語說罪咎語失語別離語利害語兩舌語無義語無護語喜語狂語殺語害



語繫語閒語縛語打語歌語非法語自讚嘆語  
說他過語說三寶語

八月端午

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以其日爲千秋節張說  
上大衍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  
光照室之夜獻之唐類表有宋璟請以八月五  
日爲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則凡  
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

贊公少公

唐人呼縣令爲明府丞爲贊府尉爲少府李太  
白集有餞陽曲王贊公賈少公石艾尹少公序  
蓋陽曲丞尉石艾尉也贊公少公之語益奇

郭璞葬地

世說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  
時人以爲近水景純曰將當爲陸今沙漲去墓  
數十里皆爲桑田此說蓋以郭爲先知也世傳  
錦囊葬經爲郭所著行山卜宅兆者印爲元龜  
然郭能知水之爲陸獨不能卜吉以免其非命



乎、厠上銜刀之見淺矣。

黃魯直詩

徐陵鴛鴦賦云、山雞映水、那相得、孤鸞照鏡、不成雙、天下真成長會合、無勝比翼兩鴛鴦、黃魯直題畫睡鴨曰、山雞照影空自愛、孤鸞舞鏡不作雙、天下真成長會合、兩鳧相倚睡秋江、全用徐語點化之、末句尤精工、又有黔南十絕、盡取白樂天語、其七篇全用之、其三篇頗有改易處、樂天寄行簡詩凡八韻、後四韻云、相去六千里、

地絕天邈然、十書九不達、何以開憂顏、渴人多夢飲、饑人多夢食、春來夢何處、合眼到東川、魯直翦爲兩首、其一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顏、其二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鄉社、樂天歲晚詩七韻、首句云、霜降水返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將晏、物皆復本源、魯直改後兩句七字作冉冉歲華晚、昆蟲皆閉關、

禹治水



禹貢敘治水以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爲次攷  
地理言之豫居九州中與兗徐接境何爲自徐  
之揚顧以豫爲後乎蓋禹順五行而治之耳冀  
爲帝都旣在所先而地居北方實於五行爲水  
水生木木東方也故次之以兗青徐木生火火  
南方也故次之以揚荆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  
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終於梁雍所謂彛  
倫攸敘者此也與鯀之汨陳五行相去遠矣此  
說予得之魏幾道

### 敕勒歌

魯直題陽關圖詩云想得陽關更西路北風低  
草見牛羊又集中有書韋深道諸帖云斛律明  
月胡兒也不以文章顯老胡以重兵困敕勒川  
召明月作歌以排悶倉卒之間語奇壯如此蓋  
率意道事實耳予按古樂府有敕勒歌以爲齊  
高歡攻周玉壁而敗恚憤疾發使斛律金唱敕  
勒歡自和之其歌本鮮卑語詞曰敕勒川陰山  
下天似穹廬籠罩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



低見牛羊魯直所題及詩中所用蓋此也但誤以斛律金爲明月明月名光金之子也歡敗於玉壁亦非困於敕勒川

### 淺妄書

俗閒所傳淺妄之書如所謂雲仙散錄老杜事實開元天寶遺事之屬皆絕可笑然士大夫或信之至以老杜事實爲東坡所作者今蜀本刻杜集遂以入注孔傳續六帖采摭唐事殊有工而悉載雲仙錄中事自穢其書開天遺事託云

王仁裕所著仁裕五代時人雖文章乏氣骨恐不至此姑析其數端以爲笑其一云姚元崇開元初作翰林學士有步輦之召按元崇自武后時已爲宰相及開元初三入輔矣其二云郭元振少時美風姿宰相張嘉貞欲納爲壻遂牽紅絲線得第三女果隨夫貴達按元振爲睿宗宰相明皇初年即貶死後十年嘉貞方作相其三云楊國忠盛時朝之文武爭附之以求富貴惟張九齡未嘗及門按九齡去相位十年國忠方



得官耳其四云張九齡覽蘇頌文卷謂爲文陣之雄師按頌爲相時九齡元未達也此皆顯顯可言者固鄙淺不足攻然頗能疑誤後生也惟張彖指楊國忠爲冰山事資治通鑑亦取之不知別有何据近歲興化軍學刊遺事南劍州學刊散錄皆可毀

### 五臣注文選

東坡詆五臣注文選以爲荒陋予觀選中謝玄暉和王融詩云阡危賴宗袞微管寄明牧正謂

謝安謝玄安石於玄暉爲遠祖以其爲相故曰宗袞而李周翰注云宗袞謂王導導與融同宗言晉國臨危賴王導而破苻堅牧謂謝玄亦同破堅者夫以宗袞爲王導固可笑然猶以和王融之故微爲有說至以導爲與謝玄同破苻堅乃是全不知有史策而狂妄注書所謂小兒強解事也唯李善注得之

### 文煩簡有當

歐陽公進新唐書表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



省於舊夫文貴於達而已繁與省各有當也史記衛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前漢書但云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為涉軹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比於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記為朴贍可喜

### 地險

古今言地險者以謂函秦宅關河之勝齊負海岱趙魏據大河晉表裏河山蜀有劔門瞿唐之阻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吳長江萬里兼五湖之固皆足以立國唯宋衛之郊四通五達無一險可恃然東漢之末袁紹跨有青冀幽并四州韓遂馬騰輩分據關中劉璋擅蜀劉表居荊州呂布盜徐袁術包南陽壽春孫策取江東天下形勝盡矣曹操晚得兗州倔强其間終之夷羣雄覆漢祚議者尚以為操挾天子以自



重故能成功而唐僖昭之時方鎮擅地王氏有  
趙百年羅洪信在魏劉仁恭在燕李克用在河  
東王重榮在蒲朱宣朱瑾在兗鄆時溥在徐王  
敬武在淄青楊行密在淮南王建在蜀天子都  
長安鳳翔邠華三鎮鼎立爲梗李茂貞韓建皆  
嘗劫遷乘輿而朱溫區區以汴宋毫潁截然中  
居及其得志乃與操等以在德不在險爲言則  
操溫之德又可見矣

### 史記世次

史記所紀帝王世次最爲不可考信且以稷契  
論之二人皆帝嚳子同仕於唐虞契之後爲商  
自契至成湯凡十三世歷五百餘年稷之後爲  
周自稷至武王凡十五世歷千一百餘年王季  
蓋與湯爲兄弟而世之相去六百年旣已可疑  
則周之先十五世須每世皆在位七八十年又  
皆暮年所生嗣君乃合此數則其所享壽皆當  
過百年乃可其爲漫誕不稽無足疑者國語所  
載太子晉之言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



而文始平之皆不然也

解釋經旨

解釋經旨貴於簡明惟孟子獨然其稱公劉之詩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而釋之之詞但云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其稱烝民之詩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而引孔子之語以釋之但曰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用兩故字一必字一也字而四句之義昭然彼訓曰若稽古三萬言真可覆醬瓿也

坤動也剛

坤卦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王弼云動之方正不爲邪也程伊川云坤道至柔而其動則剛動剛故應乾不違張橫渠云柔亦有剛靜亦有動但舉一體則有屈伸動靜終始又云積大勢成而然東坡云夫物非剛者能剛惟柔者能剛爾畜而不發及其極也發之必決張葆光但以



訓六二之直陳了翁云至柔至靜坤之至也剛者道之動方者靜之德柔剛靜動坤元之道之德也郭雍云坤雖以柔靜為主苟無方剛之德不足以含洪光大諸家之說率不外此予頃見臨安退居庵僧曇瑩云動者謂爻之變也坤不動則已動則陽剛見焉在初爲復在二爲師在三爲謙自是以往皆剛也其說最爲分明有理

### 樂天侍兒

世言白樂天侍兒唯小蠻樊素二人予讀集中小庭亦有月一篇云菱角執笙簧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自注曰菱谷紫紅皆小臧獲名若然則紅紫二綃亦女奴也

### 白公詠史

東坡志林云白樂天嘗爲王涯所讒貶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不知者以樂天爲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蓋悲之也予讀白集有詠史一篇注云九年十一月作其詞曰秦磨利刃斬李



斯齊燒沸鼎亨酈其可憐黃綺入商洛閒卧白  
雲歌紫芝彼爲菹醢机上盡此作鸞凰天外飛  
去者逍遙來者死乃知禍福非天爲正爲甘露  
事而作其悲之之意可見矣

十年爲一秩

白公詩云已開第七秩飽食仍安眠又云年開  
第七秩屈指幾多人是時年六十二元日詩也  
又一篇云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注曰時俗  
謂七十以上爲開第八秩蓋以十年爲一秩云

司馬溫公作慶文潞公八十會致語云歲曆行  
開九帙新亦用此也

裴晉公禊事

唐開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價將禊於  
洛濱前一日啓留守裴令公公明日召太子少  
傅白居易太子賓客蕭籍李仍叔劉禹錫中書  
舍人鄭居中等十五人合宴于舟中自晨及暮  
前水嬉而後妓樂左筆硯而右壺觴望之若仙  
觀者如堵裴公首賦一章四坐繼和樂天爲十



二韻以獻見於集中今人賦上巳鮮有用其事者予按裴公傳是年起節度河東三年以病丐還東都文宗上巳宴羣臣曲江度不赴帝賜以詩使者及門而度薨與前事相去正一年然樂天又有一篇題云奉和裴令公三月上巳日游太原龍泉憶去歲襍洛之作是開成三年詩則度以四年三月始薨新史以爲三年誤也宰相表却載其三年十二月爲中書令四年三月薨而帝紀全失書獨舊史紀傳爲是

司字作入聲

白樂天詩好以司字作入聲讀如云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爲州司馬三見歲重陽是也又以相字作入聲如云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是也相字之下自注云思必切以十字作平聲讀如云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綠浪東西南北路紅欄三百九十橋是也以琵琶字作入聲讀如云四絃不似琵琶聲亂寫真珠細撼鈴忽聞水上琵琶聲是也武元衡亦有句



云唯有白須張司馬不言名利尚相從

### 樂天新居詩

白樂天自杭州刺史分司東都有題新居呈王  
尹兼簡府中三掾詩云弊宅須重葺貧家乏羨  
財橋憑州守造樹倩府寮栽朱板新猶濕紅英  
暖漸開仍期更携酒倚檻看花來乃知唐世風  
俗尚爲可喜今人居閒而郡守爲之造橋府寮  
爲之栽樹必遭譏議又肯形之篇詠哉

### 黃紙除書

樂天好用黃紙除書字如紅旗破賊非吾事黃  
紙除書無我名正聽山鳥向陽眠黃紙除書落  
枕前黃紙除書到青宮詔命催

### 白用杜句

杜子美詩云夜足露沙雨春多逆水風白樂天  
詩巫山暮足露花雨隴水春多逆浪風全用之  
唐人重服章

唐人重服章故杜子美有銀章付老翁朱紱負  
平生扶病垂朱紱之句白樂天詩言銀緋處最



多七言如大抵著緋宜老大一片緋衫何足道  
闇淡緋衫稱我身酒典緋花舊賜袍假著緋袍  
君莫笑腰間紅綬繫未穩朱紱仙郎白雪歌腰  
佩銀龜朱兩輪便留朱紱還鈴閣映我緋衫渾  
不見白頭俱未著緋衫緋袍著了好歸田銀魚  
金帶繞腰光銀章斲假爲專城新授銅符未著  
緋徒使花袍紅似火似挂緋袍衣架前五言如  
未換銀青綬唯添雪白鬚笑我青袍故饒君茜  
綬新老逼教垂白官科遣著緋那知垂白日始

是著緋年晚遇何足言白髮映朱紱至於形容  
衣魚之句如魚綴白金隨步躍鵠銜紅綬繞身  
飛

詩識不然

今人富貴中作不如意語少壯時作衰病語詩  
家徃徃以爲識白公十八歲病中作絕句云久  
爲勞生事不學攝生道少年已多病此身豈堪  
老然白公壽七十五

青龍寺詩



樂天和錢員外青龍寺上方望舊山詩云舊峯  
松雪舊溪雲。悵望今朝遙。屬君共道使君非俗  
吏。南山莫動北山文。頃於乾道四年講筵開日。  
蒙上書此章於扇以賜。改使君爲侍臣云。

容齋隨筆卷第一

容齋隨筆卷第二 二十四則

唐重牡丹

歐陽公牡丹釋名云牡丹初不載文字。唐人如  
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當時有一花之異者。  
彼必形於篇什。而寂無傳焉。唯劉夢得有詠魚  
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朶而已。亦不云其  
美且異也。予按白公集有白牡丹一篇十四韻。  
又秦中吟十篇內買花一章。凡百言云。共道牡  
丹時。相隨買花去。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而



諷諭樂府有牡丹芳一篇三百四十七字絕道  
花之妖艷至有遂使王公與卿士游花冠蓋日  
相望花開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之語  
又寄微之百韻詩云唐昌玉蕊會崇敬牡丹期  
注崇敬寺牡丹花多與微之有期又惜牡丹詩  
云明朝風起應吹盡夜惜衰紅把火看醉歸盃  
屋詩云數日非關王事繫牡丹花盡始歸來元  
微之有入永壽寺看牡丹詩八韻和樂天秋題  
牡丹叢三韻酬胡三詠牡丹一絕又有五言二

絕句許渾亦有詩云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  
錢買一窠徐凝云三條九陌花時節萬馬千車  
看牡丹又云何人不愛牡丹花占斷城中好物  
華然則元白未嘗無詩唐人未嘗不重此花也  
長歌之哀

嬉笑之怒甚於裂背長歌之哀過於慟哭此語  
誠然元微之在江陵病中聞白樂天左降江州  
作絕句云殘燈無焰影憧憧此夕聞君謫九江  
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雨入寒牕樂天以爲



此句他人尚不可聞况僕心哉微之集作垂死  
病中仍悵望此三字既不佳又不題爲病中作  
失其意矣東坡守彭城子由來訪之留百餘日  
而去作二小詩曰逍遙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  
風雨聲誤喜對牀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秋  
來東閣涼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卧北牕呼  
不醒風吹松竹雨淒淒東坡以爲讀之殆不可  
爲懷乃和其詩以自解至今觀之尚能使人悽  
然也

### 韋蘇州

韋蘇州集中有逢楊開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  
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樽蒲  
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  
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  
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學  
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宮謬見推非才果不容出  
守撫惇嫠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垂味此詩蓋  
應物自敘其少年事也其不羈乃如此李肇國



史補云應物爲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爲詩馳驟建安已還各得風韻蓋記其折節後來也唐史失其事不爲立傳高適亦少落鳧年五十始爲詩即工皆天分超卓不可以常理論云應物爲三衛正天寶閒所爲如是而吏不敢捕又以見時政矣

### 古行宮詩

白樂天長恨歌上陽人歌元微之連昌宮詞道開元閒宮禁事最爲深切矣然微之有行宮一絕句云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語少意足有無窮之味

### 隔是

樂天詩云江州去日聽箏夜白髮新生不願聞如今格是頭成雪彈到天明亦任君元微之詩云隔是身如夢頻來不爲名憐君近南住時得到山行格與隔二字義同格是猶言已是也

### 張良無後

張良陳平皆漢祖謀臣良之爲人非平可比也



平嘗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矣以  
吾多陰禍也平傳國至曾孫而以罪絕如其言  
然良之爵但能至子去其死才十年而絕後世  
不復紹封其禍更促於平何哉予蓋嘗考之沛  
公攻嶢關秦將欲連和良曰不如因其懈怠擊  
之公引兵大破秦軍項羽與漢王約中分天下  
既解而東歸矣良有養虎自遺患之語勸王回  
軍追羽而滅之此其事固不止於殺降也其無  
後宜哉

### 周亞夫

周亞夫距吳楚堅壁不出軍中夜驚內相攻擊  
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  
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果奔西北不得  
入漢史書之以爲亞夫能持重按亞夫軍細柳  
時天子先驅至不得入文帝稱其不可得而犯  
今乃有軍中夜驚相攻之事安在其能持重乎

### 漢輕族人

爰盎陷鼂錯但云方今計獨有斬錯耳而景帝



使丞相以下劾奏遂至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主父偃陷齊王於死武帝欲勿誅公孫丞相爭之遂族偃郭解客殺人吏奏解無罪公孫大夫議遂族解且偃解兩人本不死因議者之言殺之足矣何遽至族乎漢之輕於用刑如此

### 漏泄禁中語

京房與漢元帝論幽厲事至於十問十答西漢所載君臣之語未有如是之詳盡委曲者蓋漢

法漏泄省中語爲大罪如夏侯勝出道上語宣帝責之故退不敢言人亦莫能知者房初見帝時出爲御史大夫鄭君言之又爲張博道其語博密記之後竟以此下獄棄市今史所載豈非獄辭乎王章與成帝論王鳳之罪亦以王音側聽聞之耳

### 田叔

貫高謀弒漢祖事發覺漢詔趙王有敢隨王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自髡鉗隨王趙王旣出上



以叔等爲郡守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虜入雲中孟舒不能堅守士卒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曰夫貫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是乃所以爲長者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守按田叔孟舒同隨張王今叔指言舒事幾於自薦矣叔不自以爲嫌但欲直孟舒之事文帝不以爲過一言開悟爲之復用舒君臣之誠意相與如此

孟舒魏尚

雲中守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田叔對文帝曰匈奴來爲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毆之哉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守又馮唐對文帝曰魏尚爲雲中守虜嘗一入尚率車騎擊之士卒終日力戰上功幕府坐首虜差



六級下吏削爵臣以爲陛下罰太重上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按孟舒魏尚皆以文帝時爲雲中守皆坐匈奴入寇獲罪皆得士死力皆用他人言復故官事切相類疑其只一事云

秦用他國人

七國虎爭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國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國人如齊之田忌田嬰田文韓之公仲公叔趙之奉陽平原君魏王至以太子爲相獨秦不然其始與之謀國以開霸業者

魏人公孫鞅也其他若樓緩趙人張儀魏冉范雎皆魏人蔡澤燕人呂不韋韓人李斯楚人皆委國而聽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諸人之力也燕昭王任郭隗劇辛樂毅幾滅強齊辛毅皆趙人也楚悼王任吳起爲相諸侯患楚之強蓋衛人也

曹參趙括

漢高祖疾甚呂后問曰蕭相國旣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蕭何事惠帝病上問曰君即百歲



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  
曰帝得之矣曹參相齊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  
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趙括自少時學  
兵法其父奢不能難然不謂善謂其母曰趙若  
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後廉頗與秦相持秦  
應侯行千金爲反間於趙曰秦之所畏獨趙括  
耳趙王以括代頗將藺相如諫王不聽括母上  
書言括不可使王又不聽秦王聞括已爲趙將  
乃陰使白起代王齧遂勝趙曹參之宜爲相高  
祖以爲可惠帝以爲可蕭何以爲可參自以爲  
可故漢用之而興趙括之不宜爲將其父以爲  
不可母以爲不可大臣以爲不可秦王知之相  
應侯知之將白起知之獨趙王以爲可故用之  
而敗嗚呼將相安危所係可不監哉且秦以白  
起易王齧而趙乃以括代廉頗不待於戰而勝  
負之形見矣

信近於義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



失其親亦可宗也程明道曰因恭信而不失其所以親近於禮義故亦可宗伊川曰因不失於相近亦可尚也又曰因其近禮義而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況於盡禮義者乎范純父曰君子所因者本而立愛必自親始親親必及人故曰因不失其親呂與叔分爲三事謝顯道曰君師友三者雖非天屬亦可以親捨此三者之外吾恐不免於諂賤惟親不失其所親然後可爲宗也楊中立曰信不失義恭不悖禮又因不失其親焉是亦可宗也尹彥明曰因其近雖未足以盡禮義之本亦不失其所宗尚也予竊以謂義與禮之極多至於不親能至於不失其親斯爲可宗也然未敢以爲是

### 剛毅近仁

剛毅者必不能令色木訥者必不爲巧言此近仁鮮仁之辨也

### 忠恕違道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曰忠恕違



道不遠學。者疑爲不同。伊川云：中庸恐人不喻，乃指而示之。近又云：忠恕固可以貫道。子思恐人難曉，故降一等言之。又云：中庸以曾子之言，雖是如此，又恐人尚疑忠恕未可便爲道，故曰：違道不遠。游定夫云：道一而已，豈參彼此所能豫哉？此忠恕所以違道爲其未能一以貫之也。雖然，欲求入道者，莫近於此。此所以違道不遠也。揚中立云：忠恕固未足以盡道，然而違道不遠矣。侯師聖云：子思之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

勿施於人，此已是違道。若聖人則不待施諸已而不願，然後勿施諸人也。諸公之說大抵不同。予竊以爲道不可名言，旣麗於忠恕之名，則爲有迹。故曰：違道然非忠恕二字，亦無可以明道者。故曰：不遠非謂其未足以盡道也。違者違去之謂，非違畔之謂。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蘇子由解云：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旣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閒矣。故曰：幾於道，然而可名。



之善未有若此者故曰上善其說與此畧同  
求爲可知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  
爲之說者皆以爲當求爲可知之行唯謝顯道  
云此論猶有求位求可知之道在至論則不然  
難用而莫我知斯我貴矣夫復何求予以爲君  
子不以無位爲患而以無所立爲患不以莫已  
知爲患而以求爲可知爲患第四句蓋承上文  
言之夫求之有道若汲汲然求爲可知則亦無  
所不至矣

里仁

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孟子論函矢巫匠  
之術而引此以質之說者多以里爲居居以親  
仁爲美予嘗記一說云函矢巫匠皆里中之仁  
也然於仁之中有不仁存焉則仁亦在夫擇之  
而已矣嘗與鄭景望言之景望不以爲然予以  
爲此特謂閭巷之間所推以爲仁者固在所擇  
正合孟子之意不然仁之爲道大矣尚安所擇



而處哉

漢采衆議

漢元帝時珠厓反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待詔賈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爲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爲捐之議是上從之遂罷珠厓郡匈奴呼韓邪單于既事漢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上

問狀應對十策有詔勿議罷邊塞事成帝時匈奴使者欲降下公卿議議者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以爲不如勿受天子從之使者果詐也哀帝時單于求朝帝欲止之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黃門郎揚雄上書諫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安帝時大將軍鄧騭欲棄涼州并力北邊會公卿集議皆以爲然郎中虞詡陳三不可乃更集四府皆從詡議北匈奴復強



西域諸國既絕於漢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絕西域鄧太后召軍司馬班勇問之勇以為不可於是從勇議順帝時交阯蠻叛帝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兵赴之議郎李固駁之乞選刺史太守以往四府悉從固議嶺外復平靈帝時涼州兵亂不解司徒崔烈以為宜棄詔會公卿百官議之議郎傅燮以為不可帝從之此八事者所係利害甚大一時公卿百官既同定議矣賈捐之以下八人皆

以郎大夫之微獨陳異說漢元成哀安順靈皆非明主悉能違衆而聽之大臣無賢愚亦不復執前說蓋猶有公道存焉每事皆能如是天下其有不治乎

### 漢母后

漢母后預政不必臨朝及少主雖長君亦然文帝繫周勃薄太后曰絳侯綰皇帝璽將軍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帝謝曰吏方驗而出之遂赦勃吳楚反誅景帝欲續之



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爲宗室順善今乃首  
亂天下柰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郅都害  
臨江王竇太后怒會匈奴中都以漢法帝曰都  
忠臣欲釋之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斬  
都武帝用王臧趙綰太皇竇太后不悅儒術綰  
請毋奏事東宮后大怒求得二人姦利事以責  
上上下下縮臧吏殺之竇嬰田蚡廷辯王太后大  
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且帝寧能爲  
石人邪帝不直蚡特爲太后故殺嬰韓嫣得幸  
於上江都王爲太后泣請得入宿衛比嫣后繇  
此銜嫣嫣以姦聞后使使賜嫣死上爲謝終不  
能得成帝幸張放太后以爲言帝常涕泣而遣  
之

田千秋郅憚

漢武帝殺戾太子田千秋訟太子冤曰子弄父  
兵當何罪帝大感悟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  
公獨明其不然公當遂爲吾輔佐遂拜爲丞相  
光武廢郭后郅憚言曰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



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憚善恕已量主遂以郭氏爲中山王太后卒以壽終此二人者可謂善處人骨肉之間諫不費詞婉而能入者矣

### 戾太子

戾太子死武帝追悔爲之族江充家黃門蘇文助充譖太子至於焚殺之李壽加兵刃於太子亦以他事族田千秋以一言至爲丞相又作思

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然其孤孫囚繫於郡邸獨不能釋之至於掖庭令養視而不問也豈非漢法至嚴旣坐太子以反逆之罪雖心知其寬而有所不赦者乎

### 灌夫任安

竇嬰爲丞相田蚡爲太尉同日免蚡後爲丞相而嬰不用無執諸公稍自引而怠驚唯灌夫獨否衛青爲大將軍霍去病才爲校尉已而皆爲大司馬青日衰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



事去病唯任安不肯去灌夫任安可謂賢而知義矣然皆以他事卒不免於族誅事不可料如此

單于朝漢

漢宣帝黃龍元年正月匈奴單于來朝二月歸國十二月帝崩元帝竟寧元年正月又來朝五月帝崩故哀帝時單于願朝時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既不許矣俄以揚雄之言復許之然元壽二年正月單于朝六月帝崩事之偶然符合有如此者



容齋隨筆卷第二

容齋隨筆卷第三

二十一則

進士試題

唐穆宗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徽知舉放進士  
鄭朗等三十三人後以段文昌言其不公詔中  
書舍人王起知制誥白居易重試駁放盧公亮  
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白公集有奏狀論此事  
大略云伏料自欲重試進士以來論奏者甚衆  
蓋以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宵得通  
宵則思慮必周用書冊則文字不錯昨重試之



日書策不容一字木燭只許兩條迫促驚忙幸  
皆成就若比禮部所試事校不同及駁放公亮  
等勅文以爲孤竹管賦出於周禮正經閱其程  
試之文多是不知本末乃知唐試進士許挾書  
及見燭如此國朝淳化三年太宗試進士出卮  
言日出賦題孫何等不知所出相率扣殿檻乞  
上指示之上爲陳大義景德二年御試天道猶  
張弓賦後禮部貢院言近年進士惟鈔略古今  
文賦懷挾入試昨者御試以正經命題多懵所  
出則知題目不示以出處也大中祥符元年試  
禮部進士內出清明象天賦等題仍錄題解摹  
印以示之至景祐元年始詔御藥院御試日進  
士題目具經史所出摹印給之更不許上請

儒人論佛書

韓文公送文暢序言儒人不當舉浮屠之說以  
告僧其語云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  
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元微  
之作永福寺石壁記云佛書之妙奧僧當爲予



言子不當爲僧言二公之語可謂至當

### 和歸去來

今人好和歸去來詞子最敬晁以道所言其答李持國書云足下愛淵明所賦歸去來辭遂同東坡先生和之僕所未喻也建中靖國閒東坡和歸去來初至京師其門下賓客從而和者數人皆自謂得意也陶淵明紛然一日滿人目前矣參寥忽以所和篇示子率同賦子謝之曰童子無居位先生無並行與吾師共推東坡一人

於淵明閒可也參寥即索其文袖之出吳音曰罪過公悔不先與公話今輒以厚於參寥者爲子言昔大宋相公謂陶公歸去來是南北文章之絕唱五經之鼓吹近時繪畫歸去來者皆作大聖變和其辭者如即事遣興小詩皆不得正中者也

### 四海一也

海一而已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其實一也北至於青滄則云北海南至



於交廣則云南海東漸吳越則云東海無由有  
所謂西海者詩書禮經所載四海蓋引類而言  
之漢西域傳所云蒲昌海疑亦淳居一澤爾班  
超遣甘英往條支臨大海蓋即南海之西云

### 李太白

世俗多言李太白在當塗采石因醉泛舟於江  
見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臺予  
按李陽冰作太白草堂集序云湯冰試弦歌於  
當塗公疾亟草藁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  
爲序又李華作太白墓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卒  
乃知俗傳良不足信蓋與謂杜子美因食白酒  
牛炙而死者同也

### 太白雪讒

李太白以布衣入翰林旣而不得官唐史言高  
力士以脫鞵爲恥摘其詩以激楊貴妃爲妃所  
沮止今集中有雪讒詩一章大率載婦人淫亂  
敗國其略云彼婦人之猖狂不如鵲之彊彊彼  
婦人之淫昏不如鶉之奔奔坦蕩君子無悅簧



言又云姐已滅紂褒女惑周漢祖呂氏食其在  
傍秦皇太后毒亦淫荒螻蛄作昏遂掩太陽萬  
乘尚爾匹夫何傷詞殫意窮心切理直如或妄  
談昊天是殛予味此詩豈非貴妃與祿山淫亂  
而白曾發其姦乎不然則飛燕在昭陽之句何  
足深怨也

冉有問衛君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吾將問之入曰  
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

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說者皆評  
較蒯瞶輒之是非多至數百言惟王逢原以十  
字蔽之曰賢兄弟讓知惡父子爭矣最爲簡妙  
蓋夷齊以兄弟讓國而夫子賢之則不與衛君  
以父子爭國可知矣晁以道亦有是語而結意  
不同尹彥明之說與逢原同唯楊中立云世之  
說者以謂善兄弟之讓則惡父子之爭可知失  
其旨矣其意爲不可曉

商頌



宋自微子至戴公禮樂廢壞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後又亡其七至孔子時所存才五篇爾宋商王之後也於先代之詩如是則其他可知夫子所謂商禮吾能言之宋不足證也蓋有歎於此杞以夏后之裔至於用夷禮尚何有於文獻哉邾國小於杞宋少昊氏遠於夏商而鳳鳥名官邾子枚數不忘曰吾祖也我知之其亦賢矣

俗語有所本

俗語謂錢一貫有畸曰千一千二米一石有畸曰石一石二長一丈有畸曰丈一丈二之類按考工記及長尋有四尺注云八尺曰尋及長丈二史記張儀傳尺一之檄漢淮南王安書云丈一之組匈奴傳尺一牘後漢尺一詔書唐城南去天尺五之類然則亦有所本云

鄱陽學

鄱陽學在城外東湖之北相傳以爲范文正公作郡守時所創予攷國史范公以景祐三年乙



亥歲四月知饒州四年十二月詔自今須藩鎮  
乃得立學他州勿聽是月范公移潤州余襄公  
集有饒州新建州學記實起於慶曆五年乙酉  
歲其郡守曰都官員外郎張君其略云先是郡  
先聖祠宮棟宇隳剝前守亦嘗相土而未遑締  
治於是即其基於東湖之北偏而經營之浮梁  
人金君卿郎中作郡學莊田記云慶曆四年春  
詔郡國立學時守都官副郎張侯譚始營之明  
年學成與余公記合范公在饒時延君卿置館  
知爲何人

國忌休務

舍使公有意建學記中豈無一言及之蓋是時  
公旣爲執政去郡十年矣所謂前守相土者不  
刑統載唐大和七年勅准令國忌日唯禁飲酒  
舉樂至於科罰人吏都無明文但緣其日不合  
釐務官曹即不得決斷刑獄其小小笞責在禮  
律固無所妨起今以後縱有此類臺府更不要  
舉奏舊唐書載此事因御史臺奏均王傅王堪



男國忌日於私第科決作人故降此詔蓋唐世國忌休務正與私忌義等故雖刑獄亦不決斷謂之不合釐務者此也今在京百官唯雙忌作假以其拜跪多又晝漏已數刻若單忌獨三省歸休耳百司坐曹決獄與常日亡異視古誼爲不同元微之詩云縛遣推囚名御史狼藉囚徒滿田地明日不推緣國忌又可證也

漢昭順二帝

漢昭帝年十四能察霍光之忠知燕王上書之

詐誅桑弘羊上官桀後世稱其明然和帝時竇憲兄弟專權太后臨朝共圖殺害帝陰知其謀而與內外臣僚莫由親接獨知中常侍鄭衆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時亦年十四其剛決不下昭帝但范史發明不出故後世無稱焉順帝時梁商爲大將軍輔政商以小黃門曹節用事於中遣子冀與交友而宦官忌其寵反欲害之中常侍張逵蘧政楊定等與左右連謀共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議廢立請收商等按



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貴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妬之耳達等知言不用遂出矯詔收縛騰貴帝震怒收達等殺之此事尤與昭帝相類霍光忠於國而爲子禹覆其宗梁商忠於國而爲子冀覆其宗又相似但順帝復以政付冀其明非昭帝比故不爲人所稱

### 三女后之賢

王莽女爲漢平帝后自劉氏之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傷哀欲嫁之后不肯及莽敗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楊堅女爲周宣帝后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於言色及禪位憤惋愈甚堅內甚愧之欲奪其志后誓不許乃止李昇女爲吳太子璉妃昇旣篡吳封爲永興公主如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辭三女之事略同可畏而仰彼爲其父者安所置愧乎

### 賢父兄子弟

宋謝晦爲右衛將軍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兄瞻驚駭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



趣乃爾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又言於宋公裕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及晦立佐命功瞻意憂懼遇病不療而卒晦果覆其宗顏竣於孝武有功貴重其父延之常語之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竣竟爲孝武所誅延之瞻可謂賢父兄矣隋高頴拜爲僕射其母戒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

爾頴由是常恐禍變及罷免爲民歡然無恨色後亦不免爲煬帝所誅唐潘孟陽爲侍郎年未四十母曰以爾之材而位丞郎使吾憂之嚴武卒母哭曰而今而後吾知免爲官婢三者可謂賢母矣褚淵助蕭道成篡宋爲齊淵從弟炤謂淵子賁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及淵爲司徒炤歎曰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淵卒世子賁恥其父失節服除遂不仕以爵與其弟屏居終身齊王晏助明帝奪國



從弟思遠曰兄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及拜驃騎將軍集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曰如阿戎所見今猶未晚也晏歎曰世乃有勸人死者晏果爲明帝所誅炤責思遠可謂賢子弟矣

蔡君謨帖

蔡君謨一帖云襄昔之爲諫臣與今之爲詞臣一也爲諫臣有言責世人自見踈今無是焉世

人見親襄之於人未始異之而人之觀故有以異也觀此帖乃知昔時居臺諫者爲人所踈如此今則反是方爲此官時其門揮汗成雨一徙他局可張爵羅風俗媮薄甚矣又有送荔枝與昭文相公一帖云襄再拜宿來伏惟台候起居萬福閩中荔枝唯陳家紫號爲第一輒獻左右以伸野芹之誠幸賜收納謹奉手狀上聞不宣襄上昭文相公閣下是時侍從與宰相往還其禮蓋如是今之不情苛禮吁可厭哉



親王與從官往還

神宗有御筆一紙乃爲潁王時封還李受門狀者狀云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李受起居皇子大王而其外封題曰台銜回納下云皇子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潁王名謹封名乃親書其後受之子覆以黃繳進故藏于顯謨閣先公得之於燕始知國朝故事親王與從官往還公禮如此

三傳記事

秦穆公襲鄭晉納邾捷菑三傳所書略相似左氏書秦事曰杞子自鄭告于秦曰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出師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公羊曰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



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殺欽巖，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爲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穀梁曰：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冢木已拱矣，何知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女死必於殺之巖，唵之下，我將尸

女於是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爲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不死則我死矣。其書邾事左氏曰：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之。邾人辭曰：齊出糶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公羊曰：晉卻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然，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辭曰：接菑晉出也，糶且齊。



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獲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獲且也長卻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穀梁曰長轂五百乘縣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復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捷菑晉出也獲且齊出也獲且正也捷菑不正也子謂秦之事穀梁紆餘有味邾之事左氏語簡而切欲爲文記事者當以是觀之

### 張嘉貞

唐張嘉貞爲并州長史天兵軍使明皇欲相之而忘其名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今爲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卿爲我思之抗曰非張齊丘乎今爲朔方節度使帝即使作詔以爲相夜閱大臣表疏得嘉貞所獻遂相之議者謂明皇欲大用人而鹵莽若是非得嘉貞表疏則誤相齊丘矣予攷其事大爲不然按開元八年嘉貞爲相而齊丘以天寶八載始爲朔方節



度相去三十年安得如上所云者又是時明皇  
臨御未久方厲精爲治不應置相而不審其名  
位蓋鄭處誨所著明皇雜錄妄載其事史家誤  
采之也資治通鑑棄不取云

張九齡作牛公碑

張九齡爲相明皇欲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爲尚  
書執不可曰仙客河湟一使典耳擢自胥史目  
不知書陛下必用仙客臣實恥之帝不悅因是  
遂罷相觀九齡集中有贈涇州刺史牛公碑蓋

仙客之父譽之甚至云福善莫大於有後仙客  
爲國之良用商君耕戰之國修充國羌胡之具  
出言可復所計而然邊捍長城主恩前席正稱  
其在涼州時與所諫止尚書事亦才一年然則  
與仙客非有夙嫌特爲公家忠計耳

唐人告命

唐人重告命故顏魯公自書告身今猶有存者  
韋述集賢注記記一事尤著漫載於此開元二  
十三年十月制加皇子榮王已下官爵令宰相



及朝官工書者就集賢院寫告身以進於是宰相張九齡裴耀卿李林甫朝士蕭太師嵩李尚書高崔少保琳陳黃門希烈嚴中書挺之張兵部均韋太常陟楮諫議庭誨等十三人各寫一通裝縹進內上大悅賜三相絹各三百匹餘官各二百匹以唐書考之是時十三王並授開府儀同三司詔詣東宮尚書省上日百官集送有司供帳設樂悉拜王府官屬而不書此事

### 典章輕廢

典章故事有一時廢革遂不可復者牧守銅魚之制新除刺史給左魚到州取州庫右魚合契周顯德六年詔以特降制書何假符契遂廢之唐兩省官上事宰臣送上四相共坐一榻各据一隅謂之押角晉天福五年勅廢之



容齋隨筆卷第三

容齋隨筆卷第四

二十三則



張浮休書

張芸叟與石司理書云頃游京師求謁先達之門每聽歐陽文忠公司馬溫公王荊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為多唯歐陽公多教吏事既久之不免有請大凡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為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論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



方壯年未厭學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爲有以枉爲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夷陵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是時蘇明允父子亦在焉嘗聞此語又有答孫子發書多論資治通鑑其略云温公嘗曰吾作此書唯王勝之嘗閱之終篇自餘君子求乞欲觀讀未終紙已欠伸思睡矣書十九年方成中間受了人多少語言陵藉云云此兩事士大夫罕言之浮休集百卷無此二篇今豫章所刊者附之集後

### 温公客位榜

司馬温公作相日親書榜彙揭于客位曰訪及諸君若覩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牘聞於朝廷光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進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書寵諭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即以通封書簡分付吏



人令傳入光得內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整會  
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計並請一面進狀  
光得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  
請語及其再拜咨白乾道九年公之曾孫伋出  
鎮廣州道過贛獲觀之

李頎詩

歐陽公好稱誦唐嚴維詩柳塘春水慢花塢夕  
陽遲及楊衡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以  
爲不可及予絕喜李頎詩云遠客坐長夜雨聲

孤寺秋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且作客涉遠  
適當窮秋暮投孤村古寺中夜不能寐起坐淒  
惻而聞簷外雨聲其爲一時襟抱不言可知而  
此兩句十字中盡其意態海水喻愁非過語也  
詩中用茱萸字

劉夢得云詩中用茱萸字者凡三人杜甫云醉  
把茱萸子細看王維云插遍茱萸少一人朱放  
云學他年少插茱萸三君所用杜公爲優予觀  
唐人七言用此者又十餘家漫錄于後王昌齡



茱萸插鬢花宜戴叔倫插鬢茱萸來未盡盧  
綸茱萸一朵映華簪權德輿酒泛茱萸晚易曛  
白居易舞鬟擺落茱萸房茱萸色淺未經霜楊  
衡強插茱萸隨衆人張諤茱萸凡作幾年新耿  
漳髮希邠敢插茱萸劉商郵筒不解獻茱萸崔  
櫓茱萸冷吹溪口香周賀茱萸城裏一尊前比  
之杜句真不侔矣

鬼宿度河

宋蒼梧王當七夕夜令楊玉夫伺織女度河曰

見當報我不見當殺汝錢希白洞微志載蘇德  
哥爲徐肇祀其先人曰當夜半可已蓋俟鬼宿  
度河之後翟公巽作祭儀十卷云或祭於昏或  
祭於旦皆非是當以鬼宿度河爲候而鬼宿渡  
河常在中夜必使人仰占以俟之葉少蘊云公  
巽博學多聞援證皆有據不肯碌碌同衆所見  
必過人予按天上經星終古不動鬼宿隨天西  
行春昏見於南夏晨見於東秋夜半見於東冬  
昏見於東安有所謂渡河及常在中夜之理織



女昏晨與鬼宿正相反其理則同蒼梧王荒悖  
小兒不足笑錢翟葉三公皆名儒碩學亦不深  
致如此杜詩云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牛女  
年年渡何曾風浪生梁劉孝儀詩云欲待黃昏  
至含嬌淺渡河唐人七夕詩皆有此說此自是  
牽俗遣詞之過故杜老又有詩云牽牛出河西  
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  
難候此事終蒙朧蓋自洞曉其實非他人比也

### 府名軍額

雍州軍額曰永興府曰京兆而守臣以知永興  
軍府事兼京兆府路安撫使結銜鎮州軍額曰  
成德府曰真定而守臣以知成德軍府事兼真  
定府路安撫使結銜政和中共始正以府額爲稱  
荊州軍額曰荊南府曰江陵而守臣則曰知荆  
南通判曰通判荊南自餘掾幕縣官則曰江陵  
府淳熙四年始盡以江陵爲稱孟州軍額曰河  
陽三城無府額而守臣曰知河陽軍州事陝州  
無府額而守臣曰知陝州軍府事法令行移亦



曰陝府

馬融皇甫規

漢順帝時西羌叛遣征西將軍馬賢將十萬人討之武都太守馬融上疏曰賢處處留滯必有潰叛之變臣願請賢所不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三旬之中必克破之不從賢果與羌戰敗父子皆沒羌遂寇三輔燒園陵詔武都太守趙冲督河西四郡兵追擊安定上計掾皇甫規上疏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

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知其必敗願假臣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可以滌患帝不能用趙冲擊羌不利羌寇充斥涼部震恐冲戰死累年然後定按馬融皇甫規之言曉然易見而所請兵皆不過五千然訖不肯從乃知宣帝納用趙充國之冊爲不易得所謂明主可爲忠言也

孟蜀避唐諱



蜀本石九經皆孟昶時所刻其書淵世民三字皆缺畫蓋爲唐高祖太宗諱也昶父知祥嘗爲莊宗明宗臣然於存勗嗣源字乃不諱前蜀王氏已稱帝而其所立龍興寺碑言及唐諸帝亦皆半闕乃知唐之澤遠矣

### 翰苑親近

白樂天渭村退居寄錢翰林詩敘翰苑之親近云曉從朝興慶春陪宴栢梁分庭皆命婦對院即儲皇貴主冠浮動親王轡開裝金鈿相照耀

朱紫閒熒煌毬簇桃花騎歌巡竹葉觴窪銀中貴帶昂黛內人粧賜襖東城下頒醕曲水傍樽罍分聖酒妓樂借仙倡蓋唐世宮禁與外廷不至相隔絕故杜子美詩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又云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而學士獨稱內相至於與命婦分庭見貴主冠服內人黛粧假仙倡以佐酒他司無比也

### 寧馨阿堵



寧馨阿堵晉宋閒人語助耳後人但見王衍指  
錢云舉阿堵物却又山濤見衍曰何物老媪生  
寧馨兒今遂以阿堵爲錢寧馨兒爲佳兒殊不  
然也前輩詩語言少味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  
君又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其意亦如此宋  
廢帝之母王太后疾篤帝不往視后怒謂侍者  
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觀此豈得爲佳  
顧長康畫人物不點目精曰傳神寫照正在阿  
堵中猶言此處也劉真長譏殷淵源曰田舍兒  
強學人作爾馨語又謂桓温曰使君如馨地寧  
可鬪戰求勝王導與何充語曰正自爾馨王恬  
撥王胡之手曰冷如鬼手馨疆來捉人臂至今  
吳中人語言尚多用寧馨字爲問猶言若何也  
劉夢得詩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  
蓋得其義以寧字作平聲讀

鳳毛

宋孝武嗟賞謝鳳之子超宗曰殊有鳳毛今人  
以子爲鳳毛多謂出此按世說王劭風姿似其



父導桓温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其事在前與此不同

牛米

燕慕容皝以牛假貧民使佃苑中稅其什之八自有牛者稅其七參軍封裕諫以爲魏晉之世假官田牛者不過稅其什六自有牛者中分之不取其七八也予觀今吾鄉之俗募人耕田十取其五而用主牛者取其六謂之牛米蓋晉法也

爲文矜夸過實

文士爲文有矜夸過實雖韓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極道宣王之事偉矣至云孔子西行不到秦倚撫星宿遺羲娥陋儒編詩不收拾二雅編迫無委蛇是謂三百篇皆如星宿獨此詩如日月也二雅編迫之語尤非所宜言今世所傳石鼓之詞尚在豈能出吉日車攻之右安知非經聖人所刪乎

送孟東野序



韓文公送孟東野序云物不得其平則鳴然其  
文云在唐虞時咎陶禹其善鳴者而假之以鳴  
夔假於韶以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又云天將  
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然則非所謂不得其  
平也

### 噴嚏

今人噴嚏不止者必嘆唾祝云有人說我婦人  
尤甚予按終風詩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鄭氏箋  
云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則嚏  
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乃知此  
風自古以來有之

### 野史不可信

野史雜說多有得之傳聞及好事者緣飾故類  
多失實雖前輩不能免而士大夫頗信之姑撫  
真宗朝三事于左魏泰東軒錄云真宗次澶淵  
語寇萊公曰虜騎未退何人可守天雄軍公言  
參知政事王欽若退即召王於行府諭以上意  
授勅俾行王未及有言公遽酌大白飲之命曰



上馬盃且曰參政勉之回日即爲同列也王馳  
騎入魏越十一日虜退召爲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或云王公數進疑詞於上前故萊公因事出  
之予按澶淵之役乃景德元年九月是時萊公爲  
次相欽若爲參政閏九月欽若判天雄二年四月  
罷政三年萊公罷相欽若復知樞密院至天禧元  
年始拜相距景德初元凡十四年其二事者沈括  
筆談云向文簡拜右僕射真宗謂學士李昌武  
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敏中應甚喜昌

武退朝往候之門闌悄然明日再對上笑曰向  
敏中大耐官職存中自注云向公拜僕射年月  
未曾考於國史因見中書記是天禧元年八月  
而是年二月王欽若亦加僕射予按真宗朝自  
敏中之前拜僕射者六人呂端李沆王旦皆自  
宰相轉陳堯叟以罷樞密使拜張齊賢以故相  
拜王欽若自樞密使轉及敏中轉右僕射與欽  
若加左僕射同日降制是時李昌武死四年矣  
昌武者宗諤也其三事者存中筆談又云時丁



晉公從真宗巡幸禮成詔賜輔臣玉帶時輔臣  
八人行在祇候庫止有七帶尚衣有帶謂之比  
玉價直數百萬上欲以足其數公心欲之而位  
在七人之下度必不及已乃諭有司某自有小  
私帶可服候還京別賜可也既各受賜而晉公  
一帶僅如指闊上顧近侍速易之遂得尚衣御  
帶予按景德元年真宗巡幸西京大中祥符元  
年巡幸泰山四年幸河中丁謂皆爲行在三司  
使未登政府七年幸亳州謂始以參知政事從  
時輔臣六人王旦向敏中爲宰相王欽若陳堯  
叟爲樞密使皆在謂上謂之下尚有樞密副使  
馬知節即不與此說合且旣爲玉帶而又名比  
玉尤可笑魏泰無足論沈存中不應爾也

### 謗書

司馬遷作史記於封禪書中述武帝神仙鬼竈  
方士之事甚備故王允謂之謗書國朝景德祥  
符間治安之極王文穆陳文忠陳文僖丁晉公  
諸人造作天書符瑞以爲固寵容悅之計及真



宗上仙王沂公懼貽後世譏議故請藏天書於  
梓宮以滅跡而實錄之成乃文穆監修其載崇  
奉宮廟祥雲芝鶴唯恐不詳遂爲信史之累蓋  
與太史公謗書意異而實同也

王文正公

祥符以後凡天書禮文宮觀典冊祭祀巡幸祥  
瑞頌聲之事王文正公旦實爲參政宰相無一  
不預官自侍郎至太保公心知得罪於清議而  
固戀患失不能決去及其臨終乃欲削髮僧服

以斂何所補哉魏野贈詩所謂西祀東封今已  
了、好來相伴赤松遊可謂君子愛人以德其箴  
戒之意深矣歐陽公神道碑悉隱而不書蓋不  
可書也雖持身公清無一可議然特張禹孔光  
胡廣之流云

晉文公

晉公子重耳自狄適他國凡七衛成公曹共公  
鄭文公皆不禮焉齊桓公妻以女宋襄公贈以  
馬楚成王享之秦穆公納之卒以得國衛曹鄭



皆同姓齊宋秦楚皆異姓非所謂豈無他人不  
如同姓也晉文公卒未葬秦師伐鄭滅滑無預  
晉事晉先軫以爲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背  
秦大惠使襄公墨衰經而伐之雖幸勝於穀終  
啓焚舟之戰兩國交兵不復修睦者數百年先  
軫是年死於狄至孫穀而誅滅天也

### 南夷服諸葛

蜀劉禪時南中諸郡叛諸葛亮征之孟獲爲夷  
漢所服七戰七擒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蜀志所載止於一時之事國朝淳化中李順亂  
蜀招安使雷有終遣嘉州士人辛怡顯使於南  
詔至姚州其節度使趙公美以書來迎云當境  
有瀘水昔諸葛武侯戒曰非貢獻征討不得輒  
渡此水若必欲過須致祭然後登舟今遣本部  
軍將賈金龍二條金錢二千文并設酒脯請先  
祭享而渡乃知南夷心服雖千年如初嗚呼可  
謂賢矣事見怡顯所作雲南錄

### 二疏贊



作議論文字。須考引事實無差忒。乃可傳信。後世東坡先生作二疏圖贊云。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其立意超卓如此。然以其時考之。元康三年。二疏去位。後二年。蓋寬饒誅。又三年。韓延壽誅。又三年。楊惲誅。方二疏去時。三人皆亡恙。蓋先生文如傾河。不復效常人尋閱質究也。

### 李宓伐南詔

唐天寶中南詔叛。劔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之。喪士卒六萬人。楊國忠掩其敗狀。仍敘其戰功。時募兵擊南詔。人莫肯應募。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詣軍所行者。愁怨所在。哭聲振野。至十三載。劔南留後李宓將兵七萬往擊南詔。南詔誘之深入。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瘴疫及饑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沒。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兵討之。此通鑑所紀。舊唐書云。李宓率兵擊蠻於西洱河。糧盡。



軍旋馬足陷橋爲閣羅鳳所擒。新唐書亦云宓  
敗死於西洱河。予按高適集中有李宓南征蠻  
詩一篇序云天寶十一載有詔伐西南夷丞相  
楊公兼節制之寄乃奏前雲南太守李宓涉海  
自交趾擊之往復數萬里十二載四月至于長  
安君子是以知廟堂使能而李公效節予忝斯  
人之舊因賦是詩其略曰肅穆廟堂上深沉節  
制雄遂令感激士得建非常功。戢行天海外轉  
戰蠻夷中長驅大浪破急擊羣山空餉道忽已  
遠縣軍垂欲窮野食掘田鼠晡餐兼爇僮收兵  
列亭候拓地彌西東瀘水夜可涉交州今始通  
歸來長安道召見甘泉宮其所稱述如此雖詩  
人之言未必皆實然當時之人所賦其事不應  
虛言則宓蓋歸至長安未嘗敗死其年又非十  
三載也。味詩中掘鼠餐僮之語則知糧盡危急  
師非勝歸明甚。

浮梁陶器

彭器資尚書文集有送許屯田詩曰浮梁巧燒



斃顏色比瓊玖因官射利疾衆喜君獨不父老  
爭歎息此事古未有注云浮梁父老言自來作  
知縣不買斃器者一人君是也作饒州不買者  
一人今程少卿嗣宗是也惜乎不載許君之名

容齋隨筆卷第四



Faint, illegible markings or text at the top center of the page.